

赵兴华◎著

寻找小哥哥

爱情在身边缠绕的年代
是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献给依然
相信暖爱的你

那张熟悉的面孔是否能够让你想起
你曾经给过我的那句关于“永恒”的承诺

也许有时候你会忘
我依然爱着你

当代世界出版社

赵兴华◎著

寻找小哥哥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小芳 / 赵兴华著. -- 北京 :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090-0764-8

I. ①寻…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0544号

书 名: 寻找小芳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4号(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ss.com.cn>

编务电话: (010)83908456

发行电话: (010)83908410(传真)

(010)83908423

(010)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5毫米×23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89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

书 号: 978-7-5090-0764-8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Looking for Xiao Fang
寻找小芳

目录

- 第一章 韩秋很像小芳 / 1
- 第二章 彭辉和他的女人们 / 21
- 第三章 情和欲谁也说不清 / 39
- 第四章 春心开始萌动了 / 61
- 第五章 心理防线解除了 / 83
- 第六章 枫叶红了的时候 / 101
- 第七章 偷尝了禁果以后 / 125
- 第八章 告别以前的女人 / 141

Looking for Xiao Fang
寻找小芳

目录

第九章 金丝鸟的幸福生活 / 155

第十章 瑞雪未必兆丰年 / 177

第十一章 物欲横流的世界 / 191

第十二章 爱是否可以重来 / 209

第十三章 从迷茫走向死亡 / 229

《寻找小芳》后记 / 249

第一章 韩秋很像小芳

在彭辉的眼里，女人只是一件衣服，喜欢就穿，不喜欢就随手扔掉。自从一猛子扎进商海以后，彭辉就从来没把哪个女人放在心里过，他觉得现在的女人都太认钱，太认钱的女人都不干净，都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彭辉曾不止一次对别人说过，要是有什么女人能打动他，除非她是个仙女或者是个妖精。

可是自从昨晚遇到那个酒店服务员以后，彭辉就像着了魔一样，真可谓心旌荡漾、魂不守舍了。就连彭辉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有些荒唐可笑：“我他娘的这是怎么了？我他娘的不会是在做梦吧？”

近几年，彭辉接触过的、睡过的女人连他自己都数不清了，其中也不乏有姿色、有韵味的，可是还没有一个能让他如此魂牵梦绕，还没有一个能让他如此废寝忘食，还没有一个能让他把生意抛在脑后而昼思夜想、醒时梦里都是她。

彭辉一向很敬业，从没为女人分过心，否则他的装饰公司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发展起来。

彭辉的装饰工程公司已经成立五年了，三年前接了一个写字楼的装修工程以后，他就把公司从京郊迁到了城郊结合部。彭辉租了一座独立的三层小楼，一楼经销装饰材料，二楼办公，三楼是员工宿舍。后面的院子也充分利用了起来，组织自己的工人盖了两排平房，分做车间和库房。彭辉讲究脸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进行了装修和粉刷，给人的感觉这是一家很有实力的公司。

彭辉的装饰公司与楼外楼酒楼只有一楼之隔，因为经常招待衙门口和工程的甲方人员，彭辉很快就成了那里的常客。楼外楼酒楼是私人承包的，承包者是个姓梁的北京人，据说是区里某位领导的小舅子。有靠山就有客源，所以，那里的生意一直很红火。一楼是潮州风味的酒店，彭辉喜

欢潮州菜的清淡爽口；二楼是夜总会，三楼是桑拿洗浴中心，二三层的小姐加起来有一百多，她们大都是江南妹子，彭辉觉得南方小姐比北方小姐娇柔；四楼至八楼都是客房，其中五楼六楼装修得最豪华，彭辉在那两层常年包房，图的是安全、方便和清静。

近两年，彭辉每年都得在楼外楼酒楼消费百八十万，在那里被他拉下水的官员和甲方也以三位数为计了。彭辉没有过硬的后台，他一步步发起来就靠两块敲门砖：一块是金钱，另一块是女人。两块砖一起砸出去的时候，显然作用就更为明显了。

昨天晚上，彭辉在楼外楼酒楼宴请的是区文化局崔副局长和具体负责区文化活动中心装修工程的行政科长老魏。依旧和前几天一样，一请就是一个系列，两位七品都不到的官员显然已经上瘾了。

崔副局长生得清瘦白皙，戴一副很考究的金丝眼镜，说起话来咬文嚼字、引经据典，总以文化人自居。老魏则生得虎背熊腰，面色黑里透红，一看就是个实干家。老魏虽然比崔副局长大三岁，再过两年就该知天命了，可他对崔副局长一直都是毕恭毕敬，因为他是行政科长，崔副局长是主抓行政的副局长。官场历来都一样，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九品官的老魏在八品官的崔副局长面前就跟个三孙子似的。

在酒店包房里服务的女服务员是个新手，始终有些手忙脚乱，上汤的时候手一抖，汤便撒了出来，弄脏了崔副局长崭新的皮尔·卡丹西装。这身西装是彭辉前不久送给崔副局长的，崔副局长甚是喜欢，还是第一次上身，不夸张地说，这身皮尔·卡丹起码让他年轻了五六岁。望着衣袖和前襟上营养丰富的高级靓汤，崔副局长居然一反往日的儒雅，立马儿把他那对智慧的眉头拧成了两个愠怒的肉疙瘩，把原本清秀的脸拉得比驴脸还长。崔副局长不仅连连喷出了几句不儒雅的话，还张牙舞爪地非要把酒店经理叫来不可。

彭辉很在乎崔副局长当晚的情绪，自然也是一脑门子心思，因为第二笔工程款是再拨六十万，还是再拨八十万，全凭崔副局长的一句话。彭辉站起身刚要发火，却见那个一脸惶恐的服务员已经在抹眼泪了。彭辉这才仔细瞧了她一眼，这一瞧不要紧，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因为那个服

务员抹眼泪的样子，太像一个人了。

太像小芳了！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小芳是彭辉喜欢的第一个女人，不，确切地说，小芳是彭辉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彭辉总觉得自己同小芳的那段感情应该算是他的初恋。

彭辉在二十年前与小芳分手的时候，小芳当时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抹眼泪，就如同眼前这个服务员可怜兮兮的样子，而且，也是这样紧紧地咬着嘴角，大概是怕自己哭出声来。

彭辉把顶到嗓子眼的脏话咽回肚子里，扭曲了的国字脸也倏然恢复了原有的形状。一般的男人都是看不了女人流泪的，彭辉也一样。彭辉的身材和相貌可以用英武二字形容，属于挺有阳刚之气、挺有魅力的那种男人。但他有时又是个心软的人，之所以说有时，是分对谁，或说是对什么样的女人。彭辉眯起双眼再次端详那个服务员，太像了！实在是太像了！身材、脸盘和眉眼，简直就是二十年前的小芳。如果她留的不是短发，而也像小芳那样梳两条过了腰的大辫子，彭辉一定会失态地喊将出来。

“你，哪儿的人？”彭辉的语气既不生硬，也谈不上柔和。

“山东临清。”服务员没敢抬头，怯怯地从嘴里挤出几个字，的确带有很重的山东味儿。

彭辉的心一下子凉了大半截，因为小芳是河南商丘人，也没听说小芳家有山东亲戚。即便这样，彭辉依旧忍不住又看了她几眼，怎么看怎么像小芳，尤其是那几粒不太明显的雀斑，其分布情况几乎都与小芳无二。

“再给我们加一瓶法国干红。”为缓解眼前的尴尬，彭辉把这个像小芳的服务员支走了。

“待会儿给她一百小费。”彭辉悄悄吩咐自己的工程师李彤。

“我知道了。”李彤点点头，然后出去了。

李彤是清华建筑系毕业的，已经在彭辉的手下干了三年。李彤之所以放弃国营设计单位来彭辉的个体公司打工，一是李彤不满足挣有数的工资，二是李彤觉得彭辉为人仗义，三是李彤坚信在彭辉的公司更能发挥他的才能。三年前彭辉装修的那栋写字楼是李彤设计的主体，装修过程中有的地方要动结构，彭辉得征得李彤的认可，这样两人就打了几次交道，在一次畅

饮之后，两人都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彭辉动员李彤跟他一起干，李彤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李彤来到彭辉的公司以后，使工程设计和施工质量很快上了一个档次，彭辉的买卖也就越来越顺了，每年的利润都呈几何级数增长。文化活动中心的装修工程之所以能够顺利中标，除了彭辉私下拼命活动之外，主要得益于李彤的装修设计方案。区长和区委书记看了几家的装修设计方案之后，都对李彤的那几张效果图非常赞赏，说很气派，也很超前。其他人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彭辉的好处，见区长和书记一满意，自然也都随之附和，于是彭辉便中了标。

“你叫什么名字？”李彤在账单上签过字之后，问那个服务员。

“我叫韩秋。”女服务员低声答道。

“拿着吧，委屈你了，这是我们彭老板给你的小费。”李彤从手包里拿出一百元钱，塞到韩秋的手里。

“不，我不要。”韩秋把钱还给李彤，连连后退了几步。

“你要是不不要的话，我们彭老板会不高兴的，而且，我们彭老板也会责怪我的。”李彤走近一步，再次把钱塞到了韩秋手里。

“不……”韩秋仍在拒绝。

李彤很诧异地望着韩秋，他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已经替彭辉发过无数次小费，无论是小姐还是服务员，这还是第一次被拒绝。李彤忍不住端详起韩秋，坦率地说，韩秋长得并不漂亮，甚至有些土气，可是她很受看，越看越觉得有一种味道，羞涩、腼腆和胆怯。现如今，这样的女孩儿似乎很少见了。

李彤是个很清高的人，除了彭辉，在他接触的人中，还没有让他佩服的。李彤在大学期间就被很多漂亮的女同学追求过，因为无论从相貌还是学识，他在同学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后来他选择了一个与他的家境差不多的，他觉得门当户对比较稳妥。然而，就在毕业前夕，那个女同学跟他分手了，原因很简单，女同学要求和他一起出国深造，而他却拿不出那笔出国费用。从那以后，李彤就暗暗立下誓言：不干出个样来，就坚决不考虑婚姻问题。这也是李彤选择彭辉公司的缘故之一，他认为自己

在彭辉的公司一定可以干出名堂来，而且他跟彭辉明确说过，在彭辉的公司最多干上五六年，到那时他就到了而立之年，他有可能去建立自己的公司。

正在李彤为难之际，一名叫小慧的服务员走了过来。

小慧笑着说：“韩秋，拿着吧，你就别让李哥为难了。”

见韩秋依旧不肯接受，小慧便把钱接在手里，然后笑嘻嘻地对李彤说，“谢谢李哥，我替她收下了。李哥还不知道吧，这是我妹妹，刚来没几天，往后您得多关照呀！”

小慧已经在这里干了两年，跟彭辉和李彤很熟。小慧的嘴很甜，见了谁都哥哥长哥哥短的叫得很亲。

李彤也笑笑说：“哦，原来是你妹妹呀？怎么长得不太像啊？”

小慧挤眉弄眼地笑着说：“不是亲妹妹，我俩是老乡，是干姐妹儿。”

李彤说：“哦，我说呢。放心吧，回头我跟彭老板说一声，彭老板一定会好好关照她的。”

小慧说：“李哥，你们也别忘了关照我哟！我这个月的任务还没完成呢，你们是不是也该订两次我的包房了。”

李彤拍了拍小慧的肩膀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李彤并非在说大话，因为无论是吃饭唱歌还是蒸桑拿，一般都是由他提前替彭辉做安排，实际上他还充当着秘书的角色。刚才吃饭的时候，李彤上了趟二楼，就是提前安排夜总会包房和小姐去了。

回到酒店包房，李彤悄悄对彭辉说：“老板，那个服务员叫韩秋，今年十九岁。她的确是山东的，是小慧的老乡，才来这儿三天。”

彭辉表情很平静地点点头说：“小慧的老乡？哦，我知道了。走吧，咱们陪着崔局和魏科长去夜总会。”

他们几人走出包房的时候，韩秋拘谨地站在门口，脸上带着歉意。彭辉目光柔和地冲韩秋笑了笑，没有说话。李彤停下脚步，也冲韩秋笑了笑。

“谢谢你！”李彤低声说。

“对不起，我……”韩秋没敢看李彤。

“没事儿，没事儿。”李彤又端详了韩秋一眼。

他们几个上了二楼，韩秋的表情才轻松下来。

自从文化中心的装修工程一开工，彭辉就几乎天天陪着崔副局长和老魏泡在这里。崔副局长的老婆和老魏的老婆都已经是残花败柳，自然没有这些正值妙龄的小姐们有魅力，用崔副局长的话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咱们得抓紧时间把咱们失去的青春找补回来。”

崔副局长总是感叹自己早出生了十年，倘若能年轻十岁，他一定会尽情地享受这二十世纪末的潇洒时光。每次见到新小姐，崔副局长都让人家猜他的年龄，谁要是说他过了四十，他马上就会把脸沉下来。谁要是说他不到四十，发小费的时候他准让彭辉多给人家一百。崔副局长还挺喜欢玩感情，对前几次陪他的那个东北小姐总是恋恋不舍，每次来这里都点名道姓地找她，还答应给人家买新款手机。老魏也对陪他的那个河南小姐念念不忘，今天还特意给人家带来了一条精美的镶了钻的白金项链。

对于泡小姐，彭辉早有些腻了，甚至有些麻木了。彭辉要小姐纯粹是为了应酬，纯粹是逢场作戏，当然偶尔也为了泄欲。彭辉刚满四十，按说在性功能方面不该有什么大问题，可是由于他的女人实在太多，所以他这方面的欲望已经大不如前了。

楼外楼的小姐都认识彭辉，都知道彭辉出手大方，彭辉一露面，就都围拢过来甜腻腻地叫着“彭哥”、“彭总”、“彭老板”。彭辉一向对她们很随便，摸摸这个的脸蛋，拍拍那个的屁股，夸这个会打扮了，赞那个减肥有了成效。彭辉的确对那些小姐很亲热，可他的亲热里又夹杂着明显的轻蔑，给人的感觉，他是高高在上的皇上，是上帝。他习惯把泡小姐说成参与“扶贫活动”，说成是赞助“希望工程”。

可是，今天晚上彭辉却没心思同她们调侃煽情，甚至连唱歌、跳舞和亲昵的情绪都没有了。尽管陪彭辉的川妹子很漂亮很活泼也很风骚，可彭辉的兴致就是提不起来。彭辉不是闷头喝酒就是闭目发呆，他还在琢磨那个很像小芳的叫韩秋的服务员。那个服务员勾起了彭辉一直不愿回忆的、尘封已久的往事，让他再次怀念起那个叫小芳的人。

小芳是彭辉内心永远无法消逝的痛。所以，他现在一听到当下很流行的

那首叫《小芳》的歌，就一阵阵揪心地疼，仿佛那首歌就是为他写的。

彭辉父亲家是富农出身，文革初期，彭辉的父亲就被轰回了老家河南商丘彭家庄，而且还带上了彭辉，那年彭辉才八岁。当时彭辉的母亲正闹病，加之母亲家是下中农出身，母亲就没有被遣送。母亲和三岁的妹妹留在了北京，从此一家四口以合并同类项的方式一分为二，两地分居了。

彭辉的父亲虽然出自富农家庭，自幼却跟他家雇的那个短工学了一手好木匠活儿，解放后就一直靠自己的木匠手艺自食其力。解放前夕，父亲家迁到北京，父亲家和母亲家是街坊，父亲为母亲家做了一张八仙桌，一对太师椅，母亲便看上了父亲的手艺并嫁给了父亲。文革前，父亲已经是建筑公司的六级木工了，六级工养个四口之家还是蛮宽裕的，所以彭辉的童年比一般的孩子甜美滋润。

彭辉的记忆里，有一次父亲多喝了几杯酒后感慨地说：“要不是因为家庭成分高，说不定我也能做个一官半职的了。”这话不假，彭辉的父亲也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建设，也是青年突击队长，而且父亲还读过五年私塾，在他们那一代人里，尤其是在建筑行业里，那点儿墨水也算是百里千里挑一的秀才了。

彭辉一到老家就傻了眼，因为老家比他想象的还要贫穷。没有澡堂子，只能在村头的池塘里洗凉水澡；没有自来水，只能喝池塘边那口老井里带蚊子卵的苦涩混浊的水；没有电灯，点的是呛得人流眼泪的只有一丁点亮光的煤油灯；住的就更惨了，村里把两间废弃了的牲口棚分给了他们父子俩。

幸好隔壁的大山叔家是一户好邻居，大山叔家那个长得很好看的独生闺女就是小芳。

小芳比彭辉小一岁，虽然到了上学的年龄，可大山叔和大山婶就是不让她念书，说女孩子早晚是泼出去的水，念书屁用也没有。在彭辉的心目中，小芳是村里最好看的女孩子，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蛋儿，白白的皮肤，就像年画里那个抱着大南瓜的童女。小芳心灵手巧人又勤快，早就开始做家务活了，而且做什么像什么。彭辉的父亲总感叹地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她才多大个人啊，这要是在城里头，还躺在爹娘的怀里

撒娇呢！”

小芳毕竟还是个孩子，忙里偷闲总爱往彭辉家跑，她喜欢找彭辉玩耍，喜欢听彭辉给她讲北京的新鲜事。时间一久，彭辉和小芳的友谊就牢固起来，用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形容他们最恰当不过了。

白天，彭辉跟着父亲下田耕作，尽管他不喜欢农活，但正如父亲所说不干就得饿死；夜晚，彭辉跟着父亲读书写字，他倒是很想多学点知识，只可惜父亲的肚子里只有五年私塾的内容；余下的时间，彭辉跟着父亲学木匠活，木匠活他既不喜欢也不反感，因为每逢有人请他们干活，他们都能吃上几顿饱饭，遇上富裕点儿的人家儿，还能沾点儿白面和荤腥。

彭辉始终忘不了北京，不仅仅是因为北京有妈妈和妹妹，他毕竟在北京长到了八岁，北京优越的生活条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初到老家的那几年，彭辉时常问父亲啥时候能回北京，父亲总是说，等你长大以后咱们就回去。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懂事了，他从父亲那无奈而忧伤的眼神里看出父亲心中有着某种歉疚，于是他就不再问了。但是他的骨子里有着强烈的欲望，他迟早要回北京，而且要把小芳一起带走。这时的彭辉，已经把小芳当成相依为命的伙伴了。

有一次小芳问他以后会不会走，他咬牙切齿赌咒发誓地说：“你看着吧，我早晚得回北京，我决不会在老家待一辈子的！我要当大官儿，发大财！”彭辉一说这样的话，小芳的脸上就会显露出一种失落，于是彭辉又忙安慰小芳说：“小芳你放心，我不会说走就走的，得等我长大了才走。小芳，你别怕，我要是走的话，也一定会把你带走的，我哪能扔下你不管呢。”这时候，小芳的脸上就会重新换上那种轻松的表情，并掩口笑着说：“没羞，俺又不是你啥人，你走不走关俺啥事？”

在彭辉的眼里，小芳就像小人儿书里那个勤劳善良的七仙女，而他就是那个有艳福的董永。那本小人儿书是彭辉偷偷带回老家的，天仙配的故事也是他给小芳讲的第一个故事。

昏暗的灯光，轻柔的音乐，包房里的气氛又进入到了“温馨一刻”。崔副局长和老魏早顾不上唱歌跳舞了，只恨自己没有多生一张嘴，没多长两只

手。两个人的嘴和手都不停地忙活着，陪他们的两个小姐发出的娇嗔和淫笑声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到窒息和厌烦。

“彭老板，想什么呢？怎么好意思把人家小姐晾在一边儿呀？”崔副局长从洗手间回来后，用手捅了彭辉一下。

“没……没想什么。”彭辉从回忆中醒过神来，苦苦一笑，应付差事似的把川妹子搂在了怀里。

“彭哥心里的女人多，哪里顾得上疼我呀！”川妹子很大方地在彭辉的脸上嘬了一口，然后贱兮兮地把头扎在了彭辉的怀里。

彭辉没心思跟川妹子打情骂俏，却又不能不逢场作戏，因为他不想让崔副局长扫了兴。只要崔副局长玩儿爽了，明天他就能多拿到二十万，而且那几十万的洽商协议（工程改动只要甲方认可就可以得到追加款）也一准儿能顺利签下来，那可是不拿白不拿的钱。

正在唱歌的李彤停了下来：“彭老板这几天有点儿累，工程刚开工，事情实在太多了。”

彭辉点点头：“是啊，是啊，这个工程区领导那么重视，马虎不得啊！”

文化活动中心的装修工程，是迄今为止彭辉承接的最大的工程，为了拿下这个工程，彭辉使出了浑身解数，仅打点各方面的关系就花出去二十五万。老魏是彭辉一个朋友的表哥，是崔副局长的嫡系部队，彭辉就是通过老魏与崔副局长搭上关系的。第一笔工程款到账的当日，彭辉把十万现金交给了那个朋友，那个朋友和老魏按三七开分成。老魏曾经暗示过彭辉：崔副局长的儿子正在办出国留学的手续，手头不宽裕。彭辉让魏科长您放心，一切包在他身上，当晚彭辉就带上二十万现金去了崔副局长家。二十万分装在两个滋补品包装盒里，彭辉说我侄子这一段温习功课得好好补一补。次日，崔副局长便把二十万现金还给了彭辉，说：“彭老板你的礼也太重了，我实在不能要。彭辉说咱们是朋友，朋友遇到难处我岂能袖手旁观。”崔副局长坚决不要，并说以后有用钱的地方再找彭辉。这种情况彭辉还是第一次遇到，颇感意外。

虽然拒收了二十万，崔副局长却跟彭辉成了莫逆之交，而且崔副局长还叮嘱老魏，在施工中尽量不要难为彭辉，老魏当然乐意做这样的中

间人。彭辉做工程一向不黑，一直都把纯利的百分之四十拿出来打点中间人和甲方，所以他和大多数工程甲方人员结成好友，这些年他的工程源源不断。

彭辉之所以把楼外楼酒楼作为根据地，因为这里可以“走系列”，餐饮娱乐住宿不用换地方。现在有的官员太好腐蚀了，一两个“系列”走下来，都他娘的乖乖地听凭彭辉的摆布了。彭辉做工程有着深切的体会，用金钱和女人这两块敲门砖可以敲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衙门。在彭辉眼里，崔副局长就算是难得的清官了，他愿意交这样的朋友。既然人家不要钱，这笔钱也不能省下，尽量花在崔副局长身上就是了。

最初的时候，彭辉还是很检点的，给别人安排好，他就躲到一边去了。他觉得那些出台小姐都不干净，他怕惹上什么性病或艾滋病。可是几乎所有的甲方都用一样的口气嗔怪他说：“彭老板，你怎么能这样呢？要爽咱们就一块爽，你要是不干，我们哪好意思干呀？”彭辉于是只好也要一个，慢慢也就习惯了。常在河边走，肯定得湿鞋，彭辉已经多次轻重不同地染上过性病。好在如今有的是好药，只要舍得花钱，一般的性病都是不难治愈的。

这一晚，李彤早就按彭辉的要求做好了小姐们的工作，并开好了房间。四个标准间都在六层，唱完歌就把几个小姐带了上去。临睡前，彭辉又特意对陪崔副局长和老魏的那两个小姐叮嘱了一番：“你们俩可得好好表现啊，只要你们把我这两位哥哥伺候爽了，我保证给你们多发奖金。”

一切安排妥当，彭辉带着川妹子到李彤的房间聊了一会儿，临走又叮嘱陪李彤的小姐好好服侍李彤。

彭辉在这方面一直很照顾至今孑然一身的李彤，他知道，李彤虽然清高，但毕竟是精力旺盛的年轻人，自然有正常的生理要求。李彤也很感激彭辉，彭辉不仅不让他自己花钱，还尽量给他安排比较文静、比较单纯的小姐。彭辉还叮嘱李彤不要在这种场合动真感情，以后他会给李彤物色一个本分的女孩儿。在彭辉看到韩秋的时候，他就想到了李彤，他觉得韩秋和李彤很般配。李彤看到韩秋的第一眼内心也怦然一动，因为他幻想中的女友，就是韩秋这个样子。所以，在唱歌的时候，他点的那些歌，都是那种很缠绵、很

煽情的。

彭辉带着川妹子来到自己的房间，川妹子先伺候彭辉洗澡。洗澡的时候，川妹子就开始了对彭辉的挑逗。川妹子是个职业杀手，一上床就施展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由于一直想着小芳和那个很像小芳的服务员，彭辉的情绪说什么也提不起来。彭辉见川妹子忙得上气不接下气，便有些不忍地说：“妹子，算了吧，这几天我实在太累了，就不勉强你了。”

不知川妹子是怕少得小费，还是别的什么缘故，不甘心地说：“彭哥，我要是连这点儿本事都没有，以后就别吃这碗饭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川妹子的百般努力之下，彭辉最终还是亢奋起来，但行事依旧很勉强。事毕之后，川妹子伺候彭辉冲了澡，然后很快就睡着了。彭辉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又在琢磨那个叫韩秋的服务员，我不会是在做梦吧，她实在太像二十年前的小芳了。

十八岁的时候，彭辉的木匠手艺就已经达到了出师的水平。

有天晚上，父亲拍着彭辉的肩膀说：“辉儿，我可能是得了不好治的病，以后恐怕就不能再带你了。听我的话，你不是干农活的料儿，还是想办法离开老家吧。好在现在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你现在的手艺可以独自出去揽活了。等过了今年大秋，你就去北京找你妈吧。”

彭辉还没来得及去找母亲，母亲却突然来了。

彭辉还以为是母亲知道了父亲的病特意赶来探望的，却没想到母亲是来跟父亲办离婚手续的。母亲离婚的理由很简单：母亲病弱的身体已经无力抚养彭辉的妹妹，母亲得带着妹妹改嫁，而且，不离婚彭辉的妹妹就入不了共青团，那样会影响妹妹的前程。尽管父亲一再叮嘱彭辉不要记恨母亲，尽管母亲在离婚的当天也曾流着泪对彭辉说：“辉儿，别怪妈，妈永远是妈，你也永远是妈的儿子。”但是彭辉依旧不能原谅母亲，因为父亲已经被确诊得了胃癌，几天后就做手术。父亲不许彭辉把他患病的事告诉母亲，彭辉看到父亲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彭辉开始憎恨母亲，彭辉觉得父亲很伟大，母亲太渺小了。

一个月后，父亲死了。

父亲死后，彭辉并没有离开老家，因为他不想回北京去面对陌生的继父。彭辉只是给妹妹发了电报，是发到妹妹学校的，他觉得应该让妹妹赶来，妹妹毕竟是父亲的女儿。妹妹来了，妹妹不会像老家的人那样边哭边数落，只是默默地抹眼泪，妹妹从小就不爱说话。妹妹参加完父亲的葬礼就匆忙回去了，因为妹妹是瞒着母亲和继父来的。

彭辉之所以打消了回北京的念头，主要还是他舍不得小芳，那时小芳是彭辉唯一的伙伴和知己。没有小芳，彭辉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会更加单调和郁闷，而未来的生活，若失去小芳将会变得毫无意义。

小芳虽然没上过学，可小芳却认识了不少字，小芳的字都是跟彭辉学的。小芳还喜欢看彭辉做木匠活，常常是看得忘了吃饭忘了睡觉。好在两家的关系处得不错，大山叔和大山婶并不反对小芳到彭辉家串门。小芳手巧又勤快，彭辉和父亲的棉衣被褥拆洗都是小芳的事。小芳还经常帮助他们父子烧火做饭，小芳做得饭菜就是比他们父子做的香甜。当然彭辉和父亲也不欠小芳家的情分，小芳家的那对箱子和那个碗柜就是他们父子俩起早挂晚做的，不仅不要工钱，而且还搭上五金件和油漆。

彭辉最乐意做的事情是在夜幕降临以后到池塘边钓青蛙，这也是彭辉唯一可以孝敬父亲的方式——用青蛙腿给父亲熬汤喝。大山叔是个酒腻子，炸青蛙腿是他最喜欢的下酒菜，所以小芳每次陪着彭辉夜钓他都不反对。小芳起初不敢吃青蛙腿，第一次吃还是彭辉硬塞到她嘴里的。打那以后小芳就吃上了瘾，而且她还发明了新的吃法，如剁成馅包饺子、切成丝炒韭菜等等。

彭辉和小芳的感情就是在这样的平凡生活中渐渐培养起来的，虽然没有海誓山盟，也不那么波澜壮阔，却是相当美妙而又纯真的。

次日上午，彭辉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八十万的转账支票。按照惯例，拿到进度款以后是要对甲方有所表示的。彭辉问崔副局长和老魏是不是还去楼外楼酒楼潇洒一下，崔副局长和老魏都说陪他们的小姐挺会伺候人。崔副局长还说陪他的东北小姐简直就是个小妖精，不仅脸蛋漂亮，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勾人魂魄，言下之意是想重温一下昨日的销魂梦。